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張官慶中泰閱

宋文恪集

碑記

宋訥

大明勅建太學碑

重建太學

洪武十四年夏上詔群臣曰王者受命武功文德相繼成治定天下以武治不以武也其崇文乎顧茲成

均地隘而陋。何以振文教。朕相基于雞鳴山下。高爽平遠。豈天協朕心。若藏此地。俟興一代學乎。群臣稽首曰。皇上聖神斯文福也。乃以天子學制授諸冬官。冬官臣恭奉明詔。夙夜匪懈。榘楠豫樟。來積如阜。鑿山載石。輿土築基。梓人効藝。以宏其制。又遣金吾前衛親軍指揮譚格督其工。凡堂有七。葵倫所以會講。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則諸生肄業所也。會饌有堂。庖厨有室。井覆有亭。物貯以庫。餼廩蔬園。重門繚垣。回廊儲書。兩堂之間。東西有館。助教

正錄居焉。東偏列室。鱗次諸生處焉。廟在學東。亢以增基。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凡爲楹八百一十有

奇。壯麗咸稱。自經始以來。犬駕臨役者不一。夫子而

太祖之意。若此。何疑于世廟之易耶。

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習乃革。明年五月冬。官奏廟學成。十有一日。天子遣使祀先師以

太牢。禮畢。胄子及民之俊秀登堂受業。學之體制備矣。十有七日。上躬臨廟。禮行酌獻。再拜而退。乃達

學。學官率諸生進拜堂下。博士臣龔敦執經。祭酒臣吳顥講經。既畢。萬乘是還。此千載曠儀。講而行之

斯文增重矣。六月一日，上又賜勅文，重諭胄子，禁制防遏之法，訓迪誘掖之意，無不至焉。越一日，帝御

奉天門，詔臣誦文之于石。臣拜手稽首，不敢以不文

辭承

命，遂述興造始末爲之。言曰：孔子之道垂憲

文故一出于此

此亦進御之

萬世帝王之興，首建太學，蓋學所以扶天理，淑人心也。皇極由之而建，大化由之而運，世道由之而清，風化本原，國家政務，未有舍此而先者。或有未備，則無以維三綱五常之具，示作人重道之心。聖天子位居君師，續道統于堯舜禹湯，文武建學定規，高出前

古凡我登堂養正游藝之士斯言斯誦相勉相誨無
負教養則正人端士叢出而爲國家楨幹祚聖子神
孫之業萬世而無窮者當自今始顧臣庸陋敢不對
揚帝命式昭盛代之興文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於
惟聖皇臣伏萬方乘時經綸文偃武揚儲慶發祥
載整乾綱乃相學基雞鳴山陽平遠高爽非麓非岡
武輝京邑隱若天藏考制定規聖度曷量乃授工
曹孰敢怠違工師用勸効技允藏有廟有廡有廊有
堂鱗比而重龍起而翔登用儒臣教化昭彰佩服鏘

錯。弦誦洋洋。正學有傳。師道有常。萬乘來臨。俎豆
生光。千載禮儀。一代典章。躬親講道。超軼百王。聖
製昭宣。啓迪激昂。寵及青衿。垂範流芳。材育化崇。殷
序周庠。立極作則。遠紹虞唐。德進英豪。業修俊良。股
肱朝廷。都俞巖廊。以弘文化。慶祚靈長。願祐皇
圖。萬世無疆。

勅建歷代帝王廟碑

歷代帝王廟

兩儀判而人極立。大統建而君道明。越自上古。神聖
繼作。代天理物。以開萬世太平之治。故天地以之而

位。四時以之而序。萬物以之而育。大經大本以之而
立。盛德相繼。傳至于今。欽惟 聖天子受 天明命。
肇修人紀。以建民極。纘皇帝王之正統。衍億萬年之
洪基。稽古定制。作廟京邑。以祀歷代帝王。重一統也。
相舊廟地。介乎通衢。褻而勿嚴。洪武二十一年秋。始
命改作于欽天山陽。越明年己巳夏五月三日。工部
尚書臣秦達奏成功。請文劉石詔。臣誦爲之記。臣忝
職胄監。懼不敢辭。謹拜手稽首而言曰。帝王功德。於
昭于天。宜有清廟。以宅神展敬。歷世以來。祀典斯闕。

三皇五帝。祭于肆類。僅見于周。而堯舜禹湯。發迹肇基。及所經歷之地。或有祠焉。遣使致祭。後世有之。至于合廟京國。歲修享禮。古未之聞。皇上定鼎江左。治功既成。神人洽和。禮樂明備。凡廟祀之瀆禮不經。諛神非法者。一切去之。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以五帝。曰三王。曰兩漢。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興。或禪或繼。功相比。德相侔。列像于庭。金玉其相。袞冕焜煌。聚精會神。咸宅于茲。每歲春秋二仲。諏日誓士。上御宸極。制命大臣。齋明承事。遵豆靜嘉。粢盛豐潔。告克

告頌神格洋洋。所以推惟本始。式昭曠典者至矣。三
年則命官奉香幣。詣陵寢。具儀物。以時致享。又以昭
聖顯靈而示不忘也。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靖
亂也。康濟天下。阜成兆民。而登之仁壽之域者。皆以
奉若天道而已。是故前乎三代之官天下者。天也。後
乎三代之家天下者。亦天也。皇帝王之繼作。漢唐宋
之盛興。以至于元。皆能混仿能混一寰宇。紹正大統。以承天
休。而爲民極。右之序之。不亦宜乎。秦晉及隋。視其功
德。不能無愧。故斥而不與。是可見 皇上敦名實。重

宋人謂後代帝王不及前古真可笑也

天下者皆聖人也

理道崇德報功。大公至正之心。真足以度越百王。垂
憲來世。永永無斁。謹爲之銘曰。惟皇作極。克配天

地。丕昭盛化。以正大位。皇道而皇。帝道而帝。歷夏商

周。三王迭繼。熙熙皞皞。同底于治。於赫漢祖。寬而有

亦有休

叙諸帝于銘中

制。光武奮興。炎靈用熾。唐興晉陽。遂有神噐。太宗重
光。力行仁義。明明有宋。其德克類。暨于元氏。而亦用
乂。豐功茂德。後先輝賁。翼翼新宮。有恤而闕。貌像旣
嚴。皇靈斯蒞。享祀苾芬。儀文孔備。陟降在庭。神之攸
暨。祚我皇明。以克永世。

送田文起序

吏胥

明善復初、儒者之學也。學以濟時行道爲心，儒術飾
吏以濟時矣。其從事則法律焉。天下亦豈有捨儒而
可以爲吏者。儒道與天地竝，扶天經，立人紀，自古有
天下者，曷嘗一日無所待于儒乎。甚矣吾儒有益于
國家而成致治之功也。滑縣吏田文起，前以胥子入
國學，師明師，友益友，非一日矣。問學抱負濟時行道
之心，蓋未嘗少替。聖朝郡縣吏多以儒選，文起親
老且貧，執役乎吏，以爲養親計。發所蘊爲簿書間推

當時錄吏可致通

頌 欣 後 大 之 如 此

所學于法律內縣以廉幹稱洪武丁巳夏四月北平
提刑按察司嘉其言行有道也舉而用焉則贊風紀
持憲法必有以彰大其功名矣昔趙廣漢起河間郡
吏王尊起涿郡書佐鮑宣起縣之鄉嗇夫丙吉起魯
之獄吏漢代人材多出吏胥而超越後代者又不無
所本也蓋孝武之世公孫弘奏請卑太守卒吏皆通
一藝自是吏胥乃從事于文學禮義之中而公卿士
吏彬彬矣其視區區法律習者殆不及耳文起往矣
以天資之美學問濟之不爲外物累不爲法律惑行

○法○條○不○明○則○反

道濟時求無負明善復初之學，然後爲儒者之功效也。雖儒術飾吏，亦何玷于儒乎？文起勉旃，是爲序。

送國子生劉士能還京序

分教

昔孟軻氏論王政于齊梁，兩言庠序之教，蓋庠序天理人心之本所在，維持風化者孰要于此哉？是不可

公初國初國辛之師聖祖特重之每不以勵後之司成西保此一編

一日廢也。安東劉士能成童在庠序，旣冠始入縣學。

洪武甲寅

朝廷以縣試升胄館，乙卯以國子選爲

國初選國子生爲州縣教官即訓導是也

分教。士于斯時亦榮矣。夫蓋古之謂學，人材由庠序而出，國學之設不過公卿大夫之子弟，非養天下之

士也。凡民俊秀得預乎教養者，員亦有差，乃知天下
爲學者，少長習熟于党庠，遂序之間，培植涵養，殆非
一日，有俟師以書其孝弟，有党正以正其齒序，至于
禮射行藝，又有察之之官。古人重党庠，遂序也如此，
宜乎人材盛于周也。聖天子以教化原于學校，郡
縣之學，旣設官以教也，又增廣生員，擇國子而分教
焉，是卽党庠遂序之學乎。若士能者其一也，由是大
而一郡，小而一縣，近而一党一鄉，冠帶濟濟者有焉，
絃誦洋洋者有焉，蒿然三代庠序之風也。爲師者，日

嚴于教爲子弟者日相淬厲則人材出而視古無愧
必有嘉謨正論與庠序之教于天下也因士能過子
告別故直書以爲序焉

貝清江集

序

貝瓊

送楊文啓序

教授

國子生天台林伯雲來言其鄉先生楊文啓者隱黃
岩之大閭其道足以自樂泊然無以求于外恒言天
下之至貴無以加吾之所貴故不知貴之爲貴天下

之大利，無以易吾之所利，故不知利之爲利，不知貴之爲貴，貴有尊于人也，不知利之爲利，利有重于人也，吾何慕彼哉？于是衣褐衣，飯脫粟，鼓琴而歌先王之風，衆莫知其底蘊。時出游佳山水間，過四明上天姥，汎鏡湖，觀禹穴，將終其身，與流遁，忘逐者爲徒。洪武七年，朝廷用薦者言，徵至京師，欲命以官，復辭不就，迺授荊州儒學教授。欣然而往，幸先生贈之言，遂起而復曰：予雖未識文啓，蓋亦一世之高士，審于出處而不苟者，又何待于贈耶？抑聞天台默齋

王公以正學爲東南師表，而文啓獲發其門，則源委
國の物の教の職の實の以の兵の有の人の才の爲の所の重の
又可知已。雖然，今國家方興學校而典教之職甚重
の務の也の
而不輕也。橫經正席，以周公孔子之道，誨荊州之子
弟，所以美其俗而成其才者，不在茲乎？振鐸之暇，覽
江漢之同流，仰衡巫之聯綿，而弔三國戰爭陳跡，以
發之文辭，其爲適固不異于大閭也。

送葉孟梓秀才赴雅州叙

西蜀松傑

蜀去中國爲絕遠，秦始通之，而劔門之險，守之有餘，
攻之不足者也。劉備嘗資之以抗吳魏，公孫述、李雄

孟知祥皆乘天下亂而竊據焉。光武此段係光武討述四年而始

明氏而發

平。魏伐劉禪，若易于光武，亦出危道而僅勝之。考之

于史，漢入成都，則自高平第一。屯于津鄉，會于荆門。

入于平曲，戰于廣都，而將士之死者非一。魏自斜谷

駱谷趨漢中，又自陰平達于江油，而鍾會鄧艾皆不

送。今其兵交之蹟，猶可想見于千載之下也。若宋洎

元，吾弗暇論。至國朝以平吳餘力，剪僭號之明氏，不

頓一兵，不遺一鏃，而全蜀來歸，劍門如昔，亦莫得恃

之爲險者，豈非天威所加，殆過于前代也歟。故旣命

官鎮撫其人民土地。而蕃夷錯出。百貨所居。又設南
官以征之焉。由是華亭葉蒸。爲雅州天全六番稅課
司副使。予以其釋書山房。而有萬三千里之役。經白
帝。泝三峽。上瞿塘。出龍門。過石龕。歷五盤鹿頭。以窮
巴閬之奇觀。發之文辭。固在此行矣。雖然。位卑而責
至重。尚慎之哉。尚慎之哉。

送褚德剛序

督府斷事

國初兵備皆疲于大節督府故其幕亦重
洪武十年夏。大都督府斷事官缺。上難其人。咨之

在庭。以行府經歷會稽褚君爲之。命既下。卽治裝戒

皇明經世編

宋月二公集

督府斷事

十

平露堂

卷之一

行賓客咸祖于東門外。或告之曰：子其慎哉！治兵與治民異。民牛羊也。叱之前而前，麾之却而却，而慄悍之士，如擾龍檻虎，急則忿怒而無以服其心，緩則玩肆而無以折其氣，其勢豈不難哉！余曰：不然。莫重于法。法一定而人從之，齊。今國家重兵，分爲四十八衛。有裨有長，悉稽諸古，自罷戰而歸，雖其鳴弓拔劍之態不除，斬將墓旗之功可恃，至懸法以示之，使知所守。則暴者爲之戢，貪者爲之肅，怠者爲之奮，驕者爲之懲。一出一入，莫敢或越其防，由是觀之，治兵亦治

民耳。昔公之在青州也。大伍無鬪爭。及來鳳一也。即
技無淫縱。夫以區區一文人。克幕府之選。非素有威
嚴。敢擊斷爲其所憚。何以使之禁其一切之欲。惴惴
焉聽約束于朝暮如此邪。蓋有其法而行之。以公無
私。孰得而干政犯令也。則今之往也。位雖下而勢實
尊。名雖小而事益專。以其已著而卜其所行。余知其
易易然矣。于是客皆善其說。遂與之劇飲而別。因書
爲送行序。而工詩者系其後云。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

徐孚遠聞公 宋徵璧尚木

華亭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李之楠仙植叅閱

蘇平仲文集

制

蘇伯衡

梅思禮授大督府副使制

獎擢効順

建庶官以臨萬國任莫重于本兵掌邦政而統六師

也 選必先於碩輔具官梅思禮材資驍勇器量雄深胸

襟韜略之奇、被服詩書之雅、早登華胄、作鎮藩翰、保

此是元將來時者

境安民。待四方之底定、提彊籍戶。爰一旦而來歸。明

炳幾先、忠于內附、蓋去留灼知乎天命而危疑克斷、
以人謀、辭項從劉、知同曲逆、舍鬻去述、識擬伏波、凡
我師徒、束兵而下淮甸、暨其士女、按堵有如泰山、靖
言思之、厥功懋矣、是用擢居宥密、俾贊樞機、匪彰効
順之勤、式示輸誠之勸、於戲、立非常之功、則有非常
之賞、旣肇以殊恩、奮國士之報、以酬國士之知、益圖
於顯効

代詹學士封靖西王制

此勝國之骨也。想亦終入沙漠。

朕惟寶融係五郡而事漢式彰推載之忱李績舉十
州以歸唐益著忠貞之節在當時之寵遇越常典以
褒嘉眷爾外藩忠于內附爲績旣懋其報宜豐其位
某爨在北宋屬爲近戚任維城之重寄乃胙土于遐
陬撫御合宜官府各修其職業恩威並著部落咸賴
以安全茲朕誕開鴻業之初惟爾灼知曆數之在審
于去就率先遣使而來庭藉其土疆不待興師以戡
境知同馬援之識真主義等箕子之歸成周是用頒

新命以示恩，仍舊封而授任，庶使守其祭祀，豈惟保
茲民人。於戲，錫爵疏土，不忘誠服之意，柔遠能邇，實
切寵綬之心，尚思對揚，益崇忠藎。

國學公試策題八首

策問

太祖爲吳國公策問亦代言也

問爲人君者，莫貴于勤，莫大于斷，莫難于信其臣，周
文之日昃，漢宣之勵精，秦皇之程書，隋史之傳殮，同
爲能勤也。而或治或亂，不同焉。晉武之平吳，憲宗之
取蔡，符堅之南伐，宋文之北討，同爲能斷也。而或興
或亡，不同焉。秦穆之于孟明，漢昭之于霍光，燕噲之

於子之、德宗之此亦盧氏之流論子盧杞同爲能信其臣也。而或安或危不同焉。學者之論事。惟其未至之理難爲說。而抵其已往之跡易爲言。請陳此十二君者。其始何得何失。而其後効之反。以備請問之及。襲其所以成。而改其所以敗。度有取也。

問能稼而能穡。斯謂之良農。能獲而能烹。斯謂之善獵。能開邊而能安邊。斯謂之優於爲國。故漢收河北。秦兵不再興。唐復河隴。未嘗出師。今西蕃朔漠之地。秦漢唐宋之所不能有者。我國家談笑而悉取之矣。伊

欲使戎狄賓服。不敢南向而牧馬。洮隴幽薊之民。目
不覩旗旄。耳不聞鈺鼓。而安于耕鑿。必有良策。二三
子其悉陳之。

問井由也。學校也。禮樂也。此王政之大者也。爲法雖
不同。而先後嘗相資。顏淵問爲邦。而孔子則以四代
之禮樂語之。滕文問爲國。而孟子則以三代之井田
學校告之。然則此數者。果可偏廢歟。夫爲治。未有不
本于古。而可行于今者也。孔孟所言。具在方冊。其設
施之次第。願推言之。以聞于上。

謂上者。又何人也。豈能原主乎。

詩所

問義和之典曆后夔之典樂皋陶之典刑益之典鳥獸棄之典稼穡皆守一職終其身焉近世仕者一人之身而兼數官者有之一歲之內而歷諸司者有之豈其人皆賢于古人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將徒知計班資之崇庠而恥于効一官歟抑拘于數易之制而材有不得盡歟夫唐虞之時洪水方去天下可謂多事而當其時特方分別可得云四方大定事無不治今四方大定非有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往往廢滯夫安其分而專其智能于一職與夫急于進取而無常職其得失亦可見

矣。居今之勢而欲復古之道，如之何其可也。

問：常袞之居相位也，選舉不自專，一命已上，皆付之定法也，可謂盡公無私矣。而賢愚有同滯之譏，崔貽孫之居相位也，未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可謂出乎法制之外矣。而當時有得人之稱，後之宰相以常爲法乎。則涉于避嫌，以崔爲法乎。則近于專權。專權致威福，下移之謗。避嫌失竭，誠徇國之義。而謂賢相爲之乎。夫古之賢相，就有加于伊尹，傳說、周公、召公者乎。伊尹則敷求哲人，傳說則旁招俊乂，周召則明

揚俊又既不自以爲歉而其君亦不以爲疑是果何道歟爲相不師伊傅周召顧自處于常崔之間抑可不可歟請爲之說

問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學校而言學校可乎有虞胄子之教專之于后夔成周國子之教摠之于學正則樂豈非尤學士之所當重歟後世何以希濶而弗講歟古者與師其出也受成于學其反也獻俘獻馘于學則兵豈非亦學士之所當知歟後世何以忌諱而弗談歟所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而指六藝爲

器之末。所習者無過記誦詞章之間。而視六德六行爲空言。後世之學校。果三代之學校歟。夫何佻健城闕。則其習至于令而尚存。成材就實。則其人質諸古而有愧。豈非學校僅以著令而存。其教養之法已疎歟。然六館三學之士。或叩閣上書。而挽留先生。或倡明大義。而不汙僭僞。或指斥權臣。而竄責不恤。亦嘗見之。而君子以爲盛事。果何以致之歟。豈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歟。國家建首善之地于京師。而二三子游焉息焉。豈惟稽往行以自鑒。擇善者以自從而已。

凡古法之當施于今，與今日之所當務者，極陳之以脩舉缺陋，使教道興，而人材盛，亦有司之望也。

問：商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周書曰：不于古訓，于何其訓。是以夏商周之有天下，其損益者有之，而所因者猶一日。董仲舒以謂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通之實者是也。自秦人廢古，而先王維持天下之大經大法，蕩然無復存焉者矣。漢興，掇拾于煨燼之餘，豈無一二爲先王之舊。然自秦迄今，千五六百年，時若世主，初未嘗諄諄然取法之爲務也，而不害其爲

有天下、有天下而最盛者、莫過漢唐、漢之法大抵襲秦、唐之政一切因隋、而其治則皆幾乎三王、乃若新莽之復井田、宇文周之復六官、可謂篤于師乎古者矣、而無救于其昏亂敗亡、何秦隋之制可以傳遠而先王之法度顧不可以垂憲歟、夫豈高帝之大度、文帝之仁厚、宣帝之勵精、太宗之英武、乃致治之資、而莽之惡、宇文之庸、固自有取亡之道歟、將善復古者、貴求其實、不慕其名、在得其意、而不在泥其迹歟、不然、豈所謂世殊事異、不相沿襲者、不誣、而商周之書、

乃虛言歟幸推其故

送譚鎮撫調平陽序

國初鎮撫

衛有鎮撫所亦有鎮撫以于戶爲主將而鎮撫佐

都指揮使徐公以平陽岸大海內與南閩接壤外連

之則譚侯乃所鎮撫也其于武弁爲至微矣而蘇

日本諸藩雖宿重兵而守將不足以任折衝既簡千

先生策又以文學爲太祖所優禮者乃其居鄉

夫長之材者往代之復命鎮撫譚侯濟翁往佐焉聞

以鎮撫之行節爲難而稱道之然則國初武弁之

命之日濟翁方與吾黨之士就謁胡先生金華山中

重何如哉此可以現事壯之發於存之

胡先生方割羊豕備酒醴相燕勞酒行而報至濟翁

命焉竟歸滿坐咸慨然不懌曰譚侯其遂去我等矣

自今我等當誰慰藉哉竟酒無一人醉者嗟乎文武

士之異趣久矣。求其見能且不可得，尚何相切之望乎？今吾黨顧于濟翁如此，夫豈不以于濟翁而復見折節下士之風哉？蓋余之留京師也，聞方今藩翰惟浙東諸大將能忘執以禮天下之士，而平章李公左丞林公指揮徐公夏公實表勵焉。余恒歛然以不得趨其下風爲憾。暨辭免編摩之職來歸，則李公林公皆徵入朝。徐公夏公皆移鎮錢塘。所見克紹其風。猷而士譽翕然歸之者，上則師長朱君，下則鎮撫表仁仲，及吾濟翁皆其人也。而幸托交焉。濟翁暇日過余。

升堂卽席必讓、周旋必度、語諾必謹、相接以文、而相
與以誠、始余見之、意其新交際適然耳、旣而其後交
際皆然、今且四五年、朝夕聚首、其交際未嘗不然、過
相規也、疑相質也、急相調也、喜相慶也、有無相通也、
患難相恤也、疾病相憂也、歲時必臻吾門、拜吾親、而
時致異味奉焉、曰而之親猶兄弟也、托姻聯於吾、而
以空乏叩其門、必有以賑焉、曰而之親戚猶吾之親
戚也、四方俊乂、遊吾土而知吾者、禮之惟恐不至焉、
曰而之朋爰猶我之朋友也、嗟乎無所肖似若余、豈

何其自謙若余耶

足言士哉。而濟翁禮貌之乃爾。則其於鴻生魁彥。可知已。且濟翁友余於里居家食之日。固知其不能延譽。而使之增重於時。于是從而禮貌焉。則凡濟翁之交際。豈要名譽而借助聲勢哉。夫亦志乎道而已矣。豈易得哉。而今又當別去。則于濟翁之別也。豈不異于人之別歟。茲吾黨所爲眷眷者耶。濟翁之美衆矣。余獨表其一節以告平陽之士。尚聞其風聲。爭磨治洗濯以求交于濟翁。而無槩視爲武弁之流哉。先民有云。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濟翁

取友以宏其德器，而增崇其遠大之業，雖當方面而有餘裕矣。况佐平陽乎，此余之所望于濟翁而亦濟翁之志也。

送晉王相汪君序

晉府相傳

國初諸王，國制以二品又置文武二傅，亦尊官也。
聖天子統一函夏，圖惟治道，念夫爲國之藩屏，在乎

蓋世立之始，凡置藩輔，非常制也。

衆建親王，爰以夏四月乙丑，九子一孫，同日封爲王。

授之冊寶，錫之車服，胙之土田，復簡朝之重臣爲之保傅，親御便殿，面諭而臨遣之，俾之先往繕城，樹府寺，侍儀衛，董官聯，施政教，以待諸王出閣，而龍舒汪

君寔拜晉王相。昔三王之于世子，莫不旁求碩士，爲之師，爲之傅，爲之保，而道以德義輔以政事，保其身。體漢氏以來因之，凡諸侯王列置傅相，其位秩差後二師，而禮貌之隆，責任之重，則鈞一焉。矧今晉王所賜履表，裏山河，乃堯之故都，叔虞之舊封。韓趙魏之全壤，地大且要，保王躬而制外間，不有重臣，則何以哉。注君負側儻傑出之資，夙承訓于家庭，又嘗師武威余公，其具學雄文，宏材遠略，卓乎非流輩所可及。上之渡江也，首被知遇，出入左右，敷歷中外，惟其所

用而聲實以著，譬則萬石之鐘大叩之大鳴焉，小叩
之小鳴焉。今由二千石擢拜是官，眷注尤非昔比矣。
漢光武以張佚不難於正朕，故用佚爲子傅。唐太宗
謂李績不遺于李密，故托績以孤幼。帝者爲子擇相，
類如此。汪君之使河南也，被留久之，而卒完節來歸。
其在中臺也，數犯天威。陛陳讜論，可屬晉王，豈復
有過于君者哉。則君所輔導，視佚與績之所輔導者，
雖有本支之異，而上之所以用君者，與光武太宗之

此二句得味

取佚與績，蓋千載同符也已。鞠窮盡瘁，啓沃彌綸，以

光孝及之行，以拓維城之切，以追河間東平之賢，使
晉邸綽爲令王，保有社稷，與國同休，永永無疆，上無
負。聖天子建親王之至計，擇保傅之盛心，固大夫
士之所望，而亦君之所優爲者哉！君且行，朝士之能
詩者，式歌以餞，而屬余敘之，於是乎述。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王會荃星宰參閱

朱學士集

序

送分憲張公序

按察

朱升

天台張君行按來徽責言于故人升以廣其政升以
民生休戚在長吏長吏之賢在通其民情蓋自古經

畧之初，軍國百需之出于民，勢不得已。編民供億公上，是固其職。長吏于此時也，其撫字之仁，與催科之嚴，二者不得並行焉。亦勢也。然于其間，得無亦有下所不堪，上所不及知，長吏必當以聞者乎。姑以此時此土至淺近之一事言之。茗貢課株十賦其一，而一株之額粗精二兩，此乃沃土所有，而我徽瘠土也。每百株賦其十株，責其納茗二十兩，殫其地之出，而供其本色，已不堪矣。今又不收本色，以錢米代之。茗之粗者，此時此土，值米不及三升，而令納一斗，精者值

米不及五六升而令納二斗窮山荒曠採摘之家，雖竭其廬之入，亦不能應，此乃事之章章不可行者，上之人惟不知耳，豈有知其不可而不改其令者乎？君之行按也，長吏有能爲深長之計，通達民情，攘蠹弊，開隆平，委曲條陳以聞，則賢于人也；君則課之最以進之，其有明知蠹弊，坐視旁觀，如茗課淺近之事，而尚不爲君一言，則長吏之不賢者也；君則課之殿以退之，則長吏有所勸懲，民情得以上達，而耳目之職舉矣。君之聰明特達，豈真有資于人言者，僕別君

數年曠盲跛蹙非復舊日然于君而耿耿者固在是
以因下問而不容已于言丁未四月朱升序

行樞密院判官鄧公勳德頌

定亂

歲辛卯淮西兵起明年自蘄渡江者蹂饒陷嶽江東
大擾至于丁酉六月之間勝負相尋嶽民受兵者凡
十有二矣而猶不知所終也于是泗水鄧公奉江南
行省平章朱公命由宣取徽先聲所至不戮一人郡
邑以定公淑德夙成威信昭著始至卽立城堡作廬
舍旬日竣事而民不知有役納降附下條教村墮帖

作事簡疾如此

服而民不知有軍。分兵戍諸縣。掄才以官治之。軍民有職。上下相維。遺黎乃知免矣。將官張思總。戍休寧縣。能宣布公之德美。以福其民庶。又請邑士朱升作頌以傳之。頌曰。徽之爲郡。介乎萬山。昔有革代。招附以安。曩歲淮兵。渡江窺浙。直搗于徽。肆其燔劫。突來薦至。奔北相仍。六勝六負。哀哉民生。猗與辨章。秣陵開省。勳業崇崇。紀綱井井。旣克宛陵。南復楚強。有獻于公。請事徽方。公曰噫嘻。無窮于遠。蕞爾山城。其邊三面。策者曰否。彼隣杭封。全有三關。浙右囊中。公曰

噫嘻茲爲重役。總率招徠。必資淑德。曰鄧友德。蘭苗
其萊。汝父汝兄。致命邦家。宣衆未降。長鎗餘黨。旣屯
于徽。懼殘彼壤。事有機速。爲我南行。汝親吾養。汝家
吾承。鄧公曰。唯。惟辨章令辨章之心。徽人之命。爰救
渠帥。卽日啓行。衛兵之胡。新附之湯。江淮之雄。苗獍
之銳。列騎聯旗。兩州相綴。惟徽厭亂。城郭久空。諸軍
畢入。誅其萊蓬。旣柵旣城。以營以室。將士分功。成之
旬入。乃納降附。漿酒溫存。受其雞豚。爲之饗餐。使觀
其軍。使行其壘。意氣包涵。家人笑語。民曰此軍。與我

爲儕曩者轍我。今吾服懷士曰：此軍非曩之匹。闔幕

此事古。今同。慨。

衣冠。中原典則。曩之來者。驅民爲兵。何爲強弱。徒殲

厥生。曩之來者。每事報復。指摘吹求。熾然荼毒。今茲

下令。軍民判然。不教之衆。奔北之先。今茲下令。新自

今日。無長澆風。酷爲指揮。流離還定。漸復其初。里有

耕桑。家有詩書。凡此之功。在于鎮靜。萬喙同聲。歸功

于鄧。鎮靜之道。制勝之規。謝公指顧。秦敗淮淝。鎮靜

之道。致治之式。曹師蓋公。民以寧一。緊公懿質。辨章

登之。進之于學。玉而成之。雲臺元功。少年杖策。人謂

我公今之高密，以究勞績，以開隆平，秉心勿替，引我
民生，徵民願公，祝公眉壽，仰彼昊蒼，夕旰稽首，成將
承德，請作詩章，刻之縣齋，以傳無疆。

桂正字集

疏

桂彥良

上太平治要十二條

太平治要

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生聖君，位
至尊而統六合，必當仰法于天明，如日月，恩如雨露，
威如雷霆，信如四時，百職効勞，庶事自理，若身兼庶

務則君勞臣逸非所以法天也夫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于人心則人皆化于爲善而自不犯法矣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此之謂也二曰

度地利中原爲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

先臣建言屯

久致荒蕪近雖令諸郡屯種墾闢未廣莫若于四方

種亦屢矣而卒不効者中原不講于水田故也

地瘠民貧戶口衆處令有司募民開耕願應募者資

此法亦

以物力寬其徭賦使之樂于趨事及犯罪者亦謫之

可以處降附者

屯田使荒閒之田無不農桑三五年間中州富庶財

用豐足矣三曰順人心天下以人心爲本人心所在

卽天命所在，故善治天下者，必上承天命，下順民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人情莫不欲富壽安逸，故三王生之而不傷，養之而日厚，節其力而不困，君之于民，既猶父之于子，則民之于君，亦猶子之愛敬于父母矣。三代之所以得人心者，此也。四曰養聖德。夫聰明睿智之主，文武仁聖之君，乃天生聖德，本無不備，然萬幾之頃，或相感觸，則意念之起，如重霧之蔽白日，故雖大聖，必兢兢戒謹，常加存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慾，懲其忿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猶

青天白日，萬物咸仰。聖德加盛，聖壽萬年。傳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也。五曰：培國脈。夫三代之歷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斯民，不專尚刑罰。故民得遂其生，養之樂，而天命眷顧之也。秦隋享國不久者，專事苛刻，力役不休，仁義不施，故民不聊生，而天不佑之也。今功成治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有道之長爲法，秦隋之失爲戒，則人心和悅，天心眷祐，而國祚如泰山之安矣。六曰：開經筵。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載六經，垂法萬世，不可以不講也。

講之則理明而心正，措之政事無不得其當。今當大興文教之日，宜擇老成名儒于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敷陳大義，使上下聳聽。人人警省，與起善心，深有補于治化也。七曰精選舉。夫官得其人，則庶務自理，萬民樂業，故選舉之際，不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政使司，乃股肱重任，豈可輕用而輕廢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信任之。至于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職，固嘗不能盡知其人，然亦不可輕任也。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正直一員，知

州知縣于民最親亦須選擇宜令按察知府歲貢廉

人
多
主
北
意

同
初
用

勤淳厚者一二員凡所舉不問已仕未仕但得人則有賞繆舉則有罰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矣若新進人才且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藝能出衆特加超擢則官得其人矣八曰審刑罰刑罰一事人命所係不可不審故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苟不欽恤而詳讞之則傷人必多傷人既多必損和氣非所以善治也理刑之官必擇其公明正大仁

厚之人，如漢之張釋之，于定國輩，親信而委任之，則天下無冤民，而致刑措之效矣。九曰敦教化，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人才，非止訓誥文辭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員，教育之恩至矣。然國學首善之地，既選名儒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尚淳篤，未可驟用以啓其奔競之心。當日就月將，得其真，修寔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爲朝廷之用矣。十曰馭戎狄，夫馭戎狄之道，守備爲先，征伐次之，開邊釁，貪小利，斯爲

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以德懷之，以威服之。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此爲最上者也。若漢武之窮兵黷武，徒耗中國而無益。隋煬之伐高麗，而中國蠶起，以唐太宗之明智，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以爲鑒，非守在四夷之道也。今海內旣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間有未順，當修文德以來之，遣使以喻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矣。何勞動兵于遠哉。北狄遺燼尚煩，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其防禦，俟其釁隙，一舉而蕩平之，未晚也。十一曰：蒐才俊，古

之俊才，或隱于耕釣，或出于商賈屠酤，皆足以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俊乂。今于秀才等項，悉已舉而用之。若軍伍、謫戍、農圃、醫卜，或以微罪困于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果有才器出羣，學識超衆者，則舉荐之，開其自新之路，許其効忠竭力，庶可以得奇才異能之士，拔十得一，自可當千百人之用矣。十二曰：廣諮訪。昔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爲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爲己善，而能周知天下之事，足以開物成務。

使萬民各得其所，伏惟 聖明混一華夏，統御萬邦，遐方幽遠，恐未周知，嘉言善行，或未盡取，正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常朝百官，得關輪對，布政按察，府州縣正官，朝覲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政得失，民瘼利弊，許諸人陳訴，古有納言之官，專掌其事，宜選學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授納言之官，以詳擇其可否，則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善，可以舉至，而內外百司，罔敢怠逸，各思盡職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朱桂二公集

太平治要

九

乍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何剛愨人

宋子建存標參閱

葉居升奏疏

疏

葉伯巨

萬言書

分封用刑求治

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多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之象也。月

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于經傳、并撫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陰盛陽微、則爲不善矣、今日刑于月、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切明 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羣雄、如踐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况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

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封太廣之患亦勢之不得已也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

制。廣狹大小。亞于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

之甚。或者謹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弟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抗衡之禮邪？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分之一耳。禮莫大于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撫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子。

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權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繇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

公與賈誼

証今，昭昭然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禍者歟。昔賈誼勸

之論，何但賈誼之言，文帝之取，而公之言，亦大確之。

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

斤公所以不免也。

易使以義，國小而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

則必無七國之禍。顧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滅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

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世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列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于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短長。悉繇于此。三代泰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

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徹樂減膳，而寓慘怛之意于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于天地之間也。然而不率教者入于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洽于民之肌膚，淪于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過者。

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凌。則國非其國矣。若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罰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

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又刪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见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

唐太宗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匪欲害于人。欲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罰務從寬宥。猶患及此。况今立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黜不敎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撫。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各以貌選。

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泊乎居

國家自宣宗以後

官言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

大夫有位宜之樂矣

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少不顧惜然

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

切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

踵豈下人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

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旣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爲

善者怠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

則小人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于小人天下亂則君

子多化爲小人而小人多于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于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于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指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爲廉爲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恥當未仕之時則修身畏慎動遵律法一人于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

謀久。遂棄廉恥。或事倍尅。以修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徒大族于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朝廷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願入軍籍者。聽其免罪。復官者宥之。而猶聞有拘其餘丁家小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旣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摧強敵。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矣。今賊人僞四大王突竄山谷。如

高帝時乃有此當時謀臣大將

此皆有不。行。請。明。之。故。

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彼之驚駭潰散。兼之深山大壑。人跡不能追。從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生死。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于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十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况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于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既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于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

守今年增戶口。正謂此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爲。訛言驚動。况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爲新籍在官。乃見遷徙。反易逃匿。若欲遷徙。槩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

繆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家小住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逃戶口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于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于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

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既紀元九年于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綱紀大正。法令修行。亦可謂安矣。而皇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今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愚臣謂天下趨于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

土脉微動，和氣薰蒸，然後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況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于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于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于朝廷知所向。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

世俗流失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旣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爲郡縣守令爲民之師帥。則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爲急務。至于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中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潦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

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寔。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爲重。教民之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鎮城郭。或但置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以教養爲已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

聖祖時已如是所以任法之難也

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爭鬪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

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約有萬事。至于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爲要務。以獲贓多者爲稱職。以事績少者爲闕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

升于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于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于禮部升于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于太學或未數月遂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乘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才罕有如顏回耿弇

連其後患于用之大甚

鄉貢士此特患于用之太

鄧禹者。固可拘于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任委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各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賢者寧有幾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葉居升書

卷之二

求治

主

千露堂